

春秋繁露義證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四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黃震云言相干則災

火干木蟄蟲蚤出

淮南子天文訓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故雷早行注水氣溫故早出

蛟雷蚤行

盧

蛟疑當作眩謂電光也

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官本無蛟字云他本有盧云大典本無

土干木胎天卯鰥鳥蟲多傷

淮南子戊子干甲子胎天卯鰥鳥蟲多傷○盧云鰥丁亂反凌云王本鰥

誤分爲兩字鄭注卯鳥卵鰥

金干木有兵

淮南子庚子

木春下霜

淮南子壬子干甲子春有霜

土干火則多雷

雷疑霆之誤淮南子戊子干丙子霆

金干火草木夷

淮南子庚子干丙子夷注

夷傷也夷或為電案淮南  
脫草木二字當据此補正

水干火夏電

淮南子壬子干丙子電  
漢魏相傳春與兌治則

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難  
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電

木干火則地動

淮南子甲子干丙子  
地動○凌本火作金

金干土

○天啟本  
作干木

則五穀傷有殃

傷字疑衍淮南子庚  
子干戊子五穀有殃

水干土

夏寒雨霜

淮南子壬子干  
戊子夏寒雨霜

木干土倮蟲不為

凌云原注人者倮  
蟲之長淮南子作

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為注不成  
為介蟲也與秦天啟本無原注

火干土則大旱

淮南子丙子干  
戊子大旱荒封

樸○御覽八百七  
十九引火作水

水干金則魚不為

淮南子壬子干庚子大  
剛魚不為注不成為魚

木干金則草木再生

淮南子甲子干庚  
子草木再死再生

火干金則草木秋榮

淮南子丙子干庚子草  
木復榮注今八月九月

時李柰復榮  
生實是也

土干金五穀不成

淮南子戊子干庚  
子歲或存或亡

木干水冬蟄不藏

淮南子甲子干壬子冬  
乃不藏注地氣發也

土干水則蟄蟲冬出

淮南子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

火干水則星墜

淮南子丙子干壬子星隊注隊隕

金干水

則冬大寒

淮南子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黃震云言木冰春多雨之類皆以人事救之凌云大傳注君失五事則五行相

診違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變異則知此爲貌邪言輒改過以其禦之至司之日月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

當雨石

凌云尙書中候紂末年雨石皆大如甕○官本云他本當作雷

木有變春凋秋榮

○官本云本

多營輿案御覽九百五十二引作冬榮下有真

秋木冰

木冰見成

剛精銳無以治之二語與本書不類疑誤文  
行志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凌云唐書疑霜封樹謂之木  
冰一名樹介甯王憲有疾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嫁者也吾其死  
矣諺曰樹嫁達官怕○天啟本  
本上注云一無秋字冰作水  
春多雨此繇役眾  
凌云繇讀曰徭說文戍邊也

賦歛重

○御覽十引下有故也  
二字入百七十七引同

百姓貧窮叛去

凌云月令疏蔡氏云無財曰貧無親

日窮皇氏云長  
無謂之貧窮

道多饑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歛出倉穀振困窮

矣

凌云漢書顏注振起也爲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  
振救振贖其意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

火有變冬溫

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紕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

暑失序而民疾疫

凌云易通卦驗春暑長一丈一尺二分未當  
至而至多病燥疾疫疾說文云民皆病也

救

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

不敬父兄淫泆無度宮室榮

盧云荀子大略篇說苑君道篇何注  
桓五年傳皆作宮室榮與此同或改

崇及營非輿案後漢鍾離意傳亦作  
榮○天啟本榮上有數字凌本同

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

悌恤黎元

凌云漢書文紀注姚察云古者謂  
人元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

金有變畢昴爲回三

覆有武多兵

凌云春秋佐助期昴畢爲天街史記天官書昴曰髦  
頭畢曰罕車主弋獵正義曰昴七星爲髦頭畢入星

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天下安遠夷入貢  
失色邊亂畢動主兵法苑珠林初置星宿昂為先首形似刺刀次  
謂畢形如立人雲笈七籤昂星神姓張名弩小衣  
緣青單衣畢星神姓柔名公孫帶劍衣白毛單衣

多盜寇此棄義  
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國語魯語竊寶者為救之

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俞云隱讀為偃漢書古今人表徐隱

案國語周語武不可觀文不可匿即隱武行文王頽注即偃王也是隱偃古通用與

意齊語隱武事行文道字亦作隱不必改讀

東甲械凌云周禮

今之鎧也今古用物不同其名亦

異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

水有變冬溼多霧凌云春秋元

霧霧陰陽之氣也釋名曰

春夏雨雹凌云大戴禮陽之氣專為雹

霧冒也氣蒙亂冒物也

之化也釋名雹砲也其所

中物皆摧折如人所盛咆

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

姦宄誅有罪戛五日盧云戛

與搜同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黃震云言證應凌云漢藝文志五行者

五常之刑氣也書曰初一曰五行次二

三

曰差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律麻之數而分爲一者也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

○御覽九引貌作身

**則木不曲直**

家語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

木王者則之首以木德其次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凌云大傳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注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尚書疏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鄭注東宮於地爲木木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爲木不曲直

**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

凌云御覽禮統風萌也養物成功所以入風象八卦也釋名風記也其氣

博汜而動物也風放也氣放散也

**其音角也**

凌云月令其音角注音謂樂器之聲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

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色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鍾律書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

凌云大傳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尚書疏言之決斷若金之斬

割故言屬金鄭注西宮於地爲金金性從形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冶之不銷則入火飛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

凌云釋名霹靂

辟折也所歷皆破折也論衡曰圖畫之工圖雷之狀如連鼓形又

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春秋震夷伯

之廟謂勞歷破之其音商也凌云月令其音商注三分徵音益一

是也霹靂俗字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氣調樂記曰商亂則隳

其臣壞鐘律書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故應之以霹

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凌云大傳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

南宮於地爲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亭館者而秋多電記二十

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爲害是爲火不炎上而秋多電記二十

五引春秋繁露云若火不炎電者火氣也凌云元命包陰陽疑爲

上秋多電由王者視不明也電者火氣也電西京雜記仲舒曰電

其相擊之光也釋名其陰徵也凌云月令其音徵注三分宮音去

電殄也乍則殄滅也其陰徵也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

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云徵亂故應之以電王

則哀其事勤鐘律書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故應之以電王

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凌云大傳四事曰聽聽不聰是謂不謀尚

水水性侵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而春夏多暴雨初學記二

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潤是爲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御覽十引



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雨者水氣也凌云釋名雨者羽也如鳥羽動則散也禮統雨

者輔時生養均其音羽也凌云月令其音羽注三分商去一以生

徧故謂之雨其音羽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為最清物

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故應之以暴雨○天

其財匱鐘律書羽字也物聚藏宇覆之也故應之以暴雨○天

無之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書洪範土爰稼穡大傳五事曰

字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白

虎通五行篇五行之性土者最大也含萬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

不嫌清濁為萬物母尚書疏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

故思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凌云春秋元命包陰陽合而為雷西

屬土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京雜記董仲舒曰雷其相擊之聲也

釋名雷碾也如轉物其音宮也白虎通禮樂篇土謂宮宮者舍也

有所碾雷之聲也其音宮也容也舍容四時者也月令其音宮

注聲始於宮宮數入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春之氣

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黃鐘之宮最長也十二律

轉相生五音俱終於六十焉鐘律書宮口故應之以雷

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故應之以雷

**五事一曰貌**書傳云容儀說苑修文篇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

抱鼓。天賦。二曰言。書傳云詞章論衡訂思篇云鴻範五行二曰

本不提行。三曰視。書傳云四曰聽。書傳云五曰思。何謂也。書傳云心慮所

字下同。今文尚書竝作思。心詩疏引鴻範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

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心屬土。漢書藝文志。天文志。律麻志。漢紀。孝

昭紀。續漢志。晉隋書。五行志。戰國策。高注。引五行傳。夫五事者。人

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孔光傳書曰。羞用五事

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

之。不極是謂大。中不立。官本云他本無者字。故王者爲民治則

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俞云則下有闕文。或於民字絕句

準繩。不可以不正。二語相對。王者貌曰恭。書傳云儼恪楊雄玄數

周官太宰曰。法則以馭其官。恭者敬也。言曰從。書傳云事從者可從。宋世家集解引馬云。發言

從之也。五行志。言之不從。從順也。謂已發言之。視曰明。書傳云必

不順也。義微別。玄數云。四九爲金。事言用從。視曰明。清審玄數。

云二七爲火 明者知賢不肖分明黑白也聽曰聰書傳云必微諦

事視用明 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五行志思辨心曰容又

用聰 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引傳曰思心之不容是

謂不聖容當爲容故班訓之曰容寬也今本竝誤爲容史記宋世

家作思曰睿疑亦後人所改玄數云五五爲土事思用睿雄用今

文思下亦脫心字睿亦當作容從恭明聰容爲韻說文思容也本

此玉海引大傳作容而注云當爲睿則失之矣胡嬭不諳曉通

傳 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書傳云從作又書傳云可以治宋世家

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 明作哲哲宋世家作智五行傳及聰作謀

又五行志作艾字同 容作聖何謂也書曰睿作聖睿亦容之誤

聖 恭作肅言王者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凌云劉

傳記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鄭注君貌 從作又言王者言可從明

正從行而天下治矣

俞云明正乃則臣二字之誤當作王者言可

恭則臣禮肅。天啟本無者字下同

從則臣從行而天下治矣書洪範正義引鄭

注君言從則臣職治與此義相近

**明作哲哲者知也**

五行志哲智也與此同案說文哲昭晰明也哲智也哲敬

也五行志段哲爲哲鄭云君視明則臣照哲从古文尙書哲字作解

**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

**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

因王者之明賢否而天下知善惡智之至也

**聰作謀謀**

**者謀事也**

國語魯語咨事爲謀

**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

宋世家集解引馬云上聰則下進其謀書疏及詩小旻疏引鄭云君聽聰則臣進謀是馬鄭義並與董同王引之云恭與肅從與又明與哲睿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義不類謀與敏同敏古讀爲每謀古讀若媒並見唐韻正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鄭注敏或爲謀是其證也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則不敏若以爲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伏生解聰以謀爲敏正與經旨相合董劉馬鄭胥失之與案王說固是然以此爲教恐王者自恃其敏有獨斷之失故董訓爲謀事俾王者既有聰明仍勤討論合天下之志慮以爲謀翕受敷施人蒙其利斯聰之至也此漢儒解經用意處且洪範言謀及卿士庶人始之以乃心是

**容作聖聖者設也**

白虎通七聖者通也

道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秦誓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老子云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云君子賢而能容眾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塞耳所以弇聽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說苑君道篇尹文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聖德貴容如此

王者能敬則肅肅則春氣得故肅者主春。盧云大典本無則肅肅三字故肅下重一肅

字今依何本與案天啟本與大典本同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柔字疑當於

時陰氣爲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可曲

直也。凌云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官本云他本無可字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

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盧云下有闕文凌云淮南子時則訓六

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冬爲合孟春始嬴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

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  
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  
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  
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  
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  
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霜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又者主秋

○盧云又舊本作義錢改

秋氣

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

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

凌云爾雅木謂之榮草謂之華

金從

革也

凌云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消鍊

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

凌云爾雅上勾曰喬

如木楸曰喬注楸樹性其上竦孫詒讓云喬疑槁之借字謂枯槁也古从喬聲高聲字多通用莊子列禦寇釋文槁本作矯是其例

也  
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大風不解雷不發聲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

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

而字疑衍

大暑隆萬

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

王者恐下十於時三字疑衍文

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

凌云孔安

國曰言其自

然之常性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

冬不凍冰

凌云風俗通壯冰曰凍

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事

天啟本下以字在事上凌本同

以水潤下也

以上文例之此間疑有脫誤

冬行春

政則蒸行夏政則雷

凌云莊子曰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

行秋政則旱冬

失政則夏草木不實

句霜

霜上疑有奪字淮南時則訓十一月

五

穀疾枯

時則訓作疾狂盧云五事無思日容一節似亦文脫

郊語第六十五

古文說禘爲祀天帝郊爲祈農事  
重於郊周禮國丘之祭禘而非郊西漢諸儒

罕言國丘董據春秋爲說以郊爲祭天專名禘爲宗廟之祭  
觀經如閔公吉禘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是已此文說  
也王肅以禘爲宗廟之祭暗用董說而並混郊丘爲一則非  
董旨孫星衍六天及感生帝辨云張融引董仲舒劉向馬融  
之論皆以爲周禮國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其言謬繁  
露云郊因新歲之初又云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是董不以  
郊爲冬至祭國丘之明證肅等誣之且誣劉馬者蓋見漢人  
多議郊祀不議國丘因疑諸儒卽以郊爲國丘不知秦漢時  
固無冬至國丘之祭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  
郊見非因冬至按孫說是也漢制郊祀最爲紛雜至成帝時  
匡衡等議定郊祭始重董言郊專言事天而不言天地合祭  
時以正月上辛而不以冬至夏至止有一而無二郊四郊  
之繁匡衡定制爲南北郊與董略殊矣黃震云此篇言事天  
之義有缺文錢云郊語一篇似當六四祭篇後此下五篇實



一篇

人之言醞去煙

盧云未詳孫貽讓云醞當作醞墨子備穴篇云益持醞客卽熏以救目明醞可禦烟故以救熏穴也

藝文類聚引此亦作醞則唐宋已誤與案類聚八十引此文一本醞作醞形與醞近白孔六帖二有徵動羽三字注云董仲舒亦似

是此處文鴟羽去昧。天啟本昧作昧旁注一作昧凌云作昧爲是文

處文鴟羽去昧。選李音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入眼爲昧莊子播糠

目慈石取鐵。凌云漢書藝文志慈石取鐵鬼谷子其察言也如慈

也淮南萬畢術磁石一名磁君輿案呂覽精通篇慈石召鐵或引

之也淮南覽冥訓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又

云夫燧之取火於日慈石之引鍼蟹之頸金取火。盧云頸金一

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智者弗能然也。注一作頰一作眞留青日札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陽

燧金也取金猛無緣者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操艾承之有頃卽

焦吹之。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淮南子天文訓蠶珥絲而商絃

得火。之爲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日弄絲於口商絃細而急故先

絕也又覽冥訓云蠶珥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高注老蠶上下絲

於口故曰咀絲新絲出故絲腕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也咀或  
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見於外如珥也商西方金音也蠶  
午火也火壯金困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御覽八百二十  
五引春秋文耀鉤曰商絃絕蠶台絲注云絃將絕蠶含絲以待用  
也易乾九五疏造化之性陶甄之器非爲同類相感亦有異類相  
感者若慈石引針琥珀拾芥蠶吐絲而商逆紀銅山崩而洛鍾應  
其類煩多難

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

呂氏春秋冬與夏不能兩刑  
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

陳穀有虧○御覽八百三十九引作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  
非人所意乎此可畏也初學記二十七引作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  
倉皆奇怪非

蕪荑生於燕

凌云通志蕪荑曰蕪姑曰蕪唐曰姑榆  
爾雅云蕪荑蕪蘘榆類也實似榆莢臭

人意者也  
如狙可作醬與案此爾雅釋木之無姑其實夷者也亦作無夷本  
草云蕪荑一名無姑主去三蟲陶注今惟出高麗狀如榆莢氣臭  
如狙彼人皆以作醬食之性殺蟲置物中亦辟蛙但患  
其臭急就篇云蕪荑鹽豉醯酢醬莖荑乃草類別一物橘枳死於  
荆凌云周禮攷工記橘踰淮而北爲枳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  
上淮南子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爲枳  
上文有八物無十物也蓋由後人誤分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  
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爲四事耳其誤顯然不可不正與案此或

有脫文如淮南秦族訓云蛟龍伏寢于淵而卵割于陵騰蛇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又天文訓云日至而麋鹿解月虛而魚腦流麒麟闕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呂氏春秋精通篇月望則蚌始實羣陰盈月晦則蚌始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皆其比也

○官本云而可他本作可而

非人所意也

夫非人所意而然既已有之矣

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

○藝文類聚八十引作禍福利害無有奇怪乎

此等可畏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謂天子諸侯爲政者

畏聖人

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

如與

以此見天之不可

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

其殃來至閻閻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

殃之來有由不知其端則命之自然而已呂覽應同

篇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爲命安知其所

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

俞云校讀爲效謂不必立

有效驗也。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主罰所以別者，聞

與顯耳。

○天啟本主作上凌本同。

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

不字疑衍。

孔子同之，俱

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

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

何如廢郊禮。

盧云如與而同。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

人上疑脫聖字。

廢聖人所最

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

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爲而無問其所以爲也。問其所以爲

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爲而爲之。

俞云當作問其所爲而爲之。

所不爲而勿爲

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騫不忘，率由舊章。

○天啟本作不憊凌。

本同盧云詩攷正作不騫。

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

俞云

各字乃者字之誤修字乃循字之誤循誤爲脩因誤爲修矣此引詩而釋之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者有循從之也有與又通循字解率字之義從字解由字之義言舉先聖人之故文章又循而從之是謂率由舊章也○天啟本故下脫十七字此

言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

之功矣

盧云不知錢疑是不失之誤

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

盧云此下文脫錢云郊祭篇中

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起當接此處與案故古之聖王當

此五字與上接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栗精奉之以事上天

至於秦而獨闕然廢之

○天啟本闕作曠官本云闕他本作曠

一何不率由舊章之

大甚也

凌云文獻通考秦始皇既并天下三年一郊按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之制漢文在位始親郊雍時及渭陽五帝各

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常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親郊以後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西京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太乙皆出於方士祈禱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故三代之禮制至秦漢蕩然禮之大者莫重於郊漢承秦弊

廢郊禮董生之論其警漢深矣。凌本何下有其字。天者百神之天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

猶無益也。

漢武以求仙之故用方士言有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諸祀成帝世始議罷之王莽祀諸神至千七百所

所謂百神無益者邪

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

盧云祭而地神者文有訛脫此

指不郊猶三望之類。凌云信三十一年傳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俞云當作不祭天神而祭地神者春秋譏之。蓋卽譏不郊而望之類。地天啟本原注云疑是他字。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

秦國致天福如周國也。

凌本天作大。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允懷多福。

凌本云作曰

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

上也。字疑作之。凌本人字下有事

字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四四產

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

王應麟云論語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繁露周書武寤篇

皆在虞官以董與周之言考之當在文武時。駢孕凌云論語疏

鄭元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白虎通云質家積於仲文家積於叔論語曰周有八士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于伯季

明其無二也

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

漢書郊祀

志劉向云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天啟本此上有今字

今秦與周俱得

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

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於地先貴之義也

於疑當作爲董不取天地合祭之說其旨尊陽

而抑陰故先

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怪

天而後地

者疑誤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

天啟本者作也

典禮之官常嫌疑莫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爲其當與不當可

內反於心而定也

切疑作竊

堯謂舜曰天之厯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

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

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

也耶

今爲

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何必善之

其天二字當有一衍錢云此下似當接郊祀篇中周

宣王時一條此下所聞曰云云似非論郊之文俞云按郊語郊義郊祭郊祀四篇實止一篇殆由後人欲取足崇文總目八十二篇之數以意妄分之耳其文多錯亂盧註訂正已多上文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以下文脫當云此古聖人文章之最重者也盧以郊祭篇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接之文章一貫於是自篇首至此文始可讀然至此處天何必善之下接所聞曰天下和平云云仍有脫誤今考定其文合四篇爲一錄之如下云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天何必善之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至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尙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不食父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



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芃械櫜薪之樛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蒸徒櫜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何遽平乎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蒸徒櫜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郊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未洽者不可以郊乎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甯莫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

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于是家者  
是家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  
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  
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議君德不成于郊也  
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議之以此觀之不祭天  
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及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卜  
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議喪郊祭不辟喪喪尙不辟況他  
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  
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於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  
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  
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以  
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  
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  
敬拜皇天之祐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  
也天無尤焉而辭順恭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者  
陽數也又按郊祀之辭舊有脫誤今從盧校本

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  
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

此以聲王  
近爲訓

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

于慶賞

官本于作有云疑作于

嚴于刑罰疾于法令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四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五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興學

郊義第六十六

錢云此當爲論郊首篇且與下合爲一篇後人編次失之

郊義

二字標題他篇所無錢云二字真古篇名餘俱後人所分而爲之名非本書之舊

春秋之法王者歲

一祭天於郊

僖三十一一年傳天子祭天何注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

四祭於宗廟

年何注夫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

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

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

以疑作於

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

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

始字疑衍凌云淮南子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

星回於天歲將更始玉篇紀思惠切載名說文即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日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徧陰陽十二月一次卽以其初郊郊必

春秋繁露義證卷十五

一

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

此謂王禮也郊語及郊事對並云天子郊用正

月上辛禮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疏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云郊之祭近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莊似謂鄭康成則異於王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與謂董意以周魯郊天同在正月則適用子月歲首最尊是亦取陽氣新用事王用董信矣成十七年傳然則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因見百玉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首先之意白虎通郊祀篇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郊祀篇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郊一用夏正也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用接事昊天之日故春秋傳郊以正月上辛日向書曰丁巳用牲於郊牛二續漢禮儀志上丁祠南郊是郊日用丁也案何及白虎通言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謂周亦用夏正與董不合五經

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禮記卷五十二推董意蓋以天子必以上辛郊魯異天子惟郊須先卜觀駢知者各篇皆言周言王者言天子之禮惟郊祀篇引春秋言君德是別言魯明矣郊天最尊故歲事用首今制則首宗廟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俞云衍一郊字

###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

此與王制合左僖三十三年傳

特祀於生烝嘗禘於廟杜預注云宗廟四時常禮自如舊三年一禘乃皆同於吉蓋古文說○御覽五百二十七下有不止郊祭者

五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

董言郊不兼地地字當衍御覽五百二十七引無地

字不

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

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喪而行事

白虎通爵篇春秋日元年春王正月

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云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拂而行事鄭注云不敢以

卑廢尊案宣二年十月天王崩三年正月卜郊春秋不譏此文蓋說其義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

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俞云探乃深之誤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

郊乎是何言之誤白虎通禮樂篇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

習此說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漢書武五子傳壺闕三老上

猶萬物也齊王儉議引春秋感精符王者父天母地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

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錢云

而後賤上富有禮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莊子人間世篇

者二字文脫也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又庚奈何受為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

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盧云此下當

接郊祀篇首一

段爲人子者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共一爲人子而不事  
百九十五字移此方略合與案凌本移今從之

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

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

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凌云白虎通故論語曰子小  
子敢昭告於皇天上帝此湯

伐桀告天用  
夏家之法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

大傳云文王受命六年伐崇史記同與此合白虎通三軍篇王者  
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

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  
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其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標

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戣戣髦士攸宜

此郊辭也此今文家說說郭載詩推度災云王者受命必先祭天  
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祭天也

定九年傳璋判白何注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  
璋戣戣髦士攸宜是也並以爲郊辭鄭箋則以爲宗廟之祭其



下曰淠彼涇舟烝徒穢之周王於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於豐今詩四語別在一篇以此辭者用

也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央天啟本注云一

作殃盧云處央疑當作遠平凌本作平無乎字凌云此下當接四

祭篇已受命而王至未此論郊與四祭無涉蓋申明先郊後伐之

意與案四祭篇是此處重文若如凌本接入此下不合文理今不

從之又此下原有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至疾於法令一

段今移前篇

四祭第六十八凌云桓八年注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

也親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也見五

百二十五無所字其字初學記九引無之字其字天啟本孰作熟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

**蒸**桓七年傳此周制四時祭名案王制春禴夏禘秋嘗冬蒸當是

故祠名之夏曰禴者麥熟進之秋曰嘗者新穀熟嘗之冬曰蒸者

蒸之爲言眾也冬之物成者眾○御覽五百二十五初學記九引

此禴並作禴下同案周禮大宗伯注云禴夏禮疏引此言不失其

孫炎云禴者新菜可灼詩天保說苑修文篇亦作禴

**時以奉祭先祖也**○天啟本祭過時不祭則失爲人子之道也○

云天子舊本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王制春薦韭桓七年何注薦

作天子誤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尚非躬祠猶食也猶繼嗣也

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說文

一種而久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地也

**也**王制夏薦麥何注薦尚麥魚始熟可灼故曰禴春秋說題辭麥

○御覽五百二十五作禴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王制秋薦黍何

者以四月煮麩餅也疑誤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注薦尚黍狔嘗

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春秋說

題辭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水爲黍爾雅穀以稷爲長蒸者以

**十月進初稻也**王制冬薦稻何注薦尚稻雁蒸眾也氣盛貌冬萬

物畢成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故曰蒸春秋說題辭

春秋繁露義證卷十五

四

稻之爲言籍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大陰精含水沮加乃能化也。江旁多稻故其宜也。月令章句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

夏稻說苑修文篇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雁。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

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凌云孝經注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長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

而爲義也。以下原接已受命而王云云一段。盧云此下當有脫

文已受命而王云云與下篇文多相同不與此處承接順命篇中

地之菜茄瓜果以下六十三字或當在此今從之地之菜茄瓜果漢書食貨志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

于疆易王莽傳雖生菜茹而人不食顏注竝云茹所食之菜與案菜茹平列茹疑別是草類可食者地字有誤藝之稻麥

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

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

於罪矣。地之下六十三字元在順命篇雖闕且愚莫不昭然下今從凌本依盧說移正

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

王左右奉璋奉璋戣戣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凌本曰作云

其下之

辭曰溲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  
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  
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  
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此與下郊祀篇文重凌本並移前郊祭篇未似

未合黃氏日鈔引亦屬此篇知宋本如此今爲提行別出

### 郊祀第六十九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  
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  
璧既卒甯莫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

莫瘞靡神不宗

凌云毛傳上祭天下祭地箋從郊而至宗廟瘞天地之神無不齋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

后稷

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

凌云毛詩作耗數下土數與射通毛傳丁當也

宣王

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

中猶合也

故有此災有此災

云他本

有此災在愈恐懼之下誤

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是家者安得立爲

天子

是家猶言商家周家之家云舊是家不重今從大典本

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

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

盧云此五字疑衍○天啟本不重天使是家四字

是家天

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

○天啟本作是天之所予天之所使也官本是下無家字

天已予之天

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

俞云其間當作其家

故春秋凡譏郊未嘗譏

君德不成於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敝逆於禮故必譏之

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

凌云僖三十一年傳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

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云

傳三十一年傳禘嘗不卜又云卜郊非禮也注禮天子不卜郊疏三卜禮謂是魯禮○凌本無獨字郊祭最大也春

秋譏喪祭不譏喪郊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郊不辟喪喪尙

不辟況他物盧云疑有脫誤郊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

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

○盧云舊本訛作言而已矣無各得其所以下四句今以大戴禮

記公冠篇及博物志之文訂補與下所云郊祝九句合與案玉海

九十二引繁露郊祝語至庶物羣生止下有云云二字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

心庶天無尤焉以人心上疑有脫字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

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句字始見此王應麟小字紺珠

蔽之曰思無邪揚之水卒章之四言秦漢以來眾儒訓詁乃有句稱錢云郊祀亦當爲郊祝凌云樂稽耀嘉郊祀之辭九句九陽數

也與案玉海

亦作郊祀

順命第七十

黃震云言天子之義畏天之說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

俞云當作祖者父之天也故下文曰天者萬物之祖無天而

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

觀德篇云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對冊云天者羣物之祖也莊

子達生篇天地萬物之父母也白虎通天地篇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白孔六帖一引黎幹云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

萬物非天不生

後漢書劉陶傳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莊子達生篇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

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

尊

父當作天公羊何注王者尊稱天子眾人卑稱母子

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

卑號

穀梁莊三年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

焉案此篇兩用穀梁傳蓋師說同與

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

又見三代

改制篇孟子曰天子一位下云次有五等之爵則董亦以天子爲最尊之爵號凌云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德明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又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

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

莊十年傳荆者何州名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凌云民當作名俞云當作氏

皆絕骨肉之屬離

人倫盧云此下疑脫二字謂之闔盜而已

凌云襄二十九年闔紂吳子餘祭傳闔者何門人也刑人也

無

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

文十六年傳紂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

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賤者謂士也

其尊至德

錢云至德疑是至尊官本云他本

其作甚與案當作至高

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卑至賤冥冥其無

下矣春秋列序位尊卑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閻且愚莫不



昭然

○各本地之榮茹瓜果至殆免於罪矣一段在此處今移四祭篇

公子慶父罪亦

二字疑有誤或下有

脫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

也

閱元年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

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盧云而謂舊本作而諱母之國五字訛誤今改正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

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

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

穀梁莊元年傳人之於天也以

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君子大受命

辭而出疆唯有社稷

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

盧云之字疑當在專字下安疑是鞶字鞶盟卽成二

年及齊國佐盟於袁婁者是發辭而專之卽其對晉人者是也與案安之句下有脫文疑是公子結及齊侯宋公八字見莊十九年

傳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

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

禮喪服傳

君者天也父者天也夫者天也又曰婦人無二天○盧云舊本下有不天亦可四字係衍文

天子不能奉天之

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

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

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

定十三年

傳孔廣森云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與師以拒  
二子君爲之逐荀士而復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  
命故以叛言之鞅自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誅壹施之  
此臣道之大防也後世蕭高宇文之徒猶託名清君側之惡爲義  
師者惟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輿案明史可法  
不從幕客言舉兵誅馬阮清君側之惡以爲如此安得爲純臣觀  
元孫觀二煬始驚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

僖八年秋七月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既曷爲既諡其以妾  
爲妻也其以妾爲妻奈何蓋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僖公本

春秋繁露義證卷十五

八

聘楚女爲嫡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與案禮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嫡先至國君冕而親迎媵後至侯迎于城下詩云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易林云季姬踟躕結矜待時是其事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而譖公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案爲人者天篇有傳曰唯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一節疑是此處錯簡本篇下當別爲一篇

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凌云集解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者也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與案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

大人謂在位者○各本不提行今從凌本神○天啟本無其字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

牛口傷凌云宣三年經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注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潔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

簡其鼯鼠食其角

凌云成七年經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注鼯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

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鼯鼠食郊牛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食

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悟重有災也

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

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

猶字疑有誤

因其災而之變應

而無爲也

句疑有誤

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

見字疑誤以

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平臣殺君子殺父

凌云殺皆當作弑

三十

有餘諸其賤者則損

凌云六字亦疑衍文

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

乎

盧云大人疑衍

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

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

聖人之言可不慎

盧云疑當有一與字

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

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作郊祀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

盧云舊本有曰字古文苑無凌云史記張湯者杜人也爲廷尉正義曰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有

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春秋元命包王者置廷尉讞疑刑官之平

下之信也尉者尉民心撫其實也故立字士垂一人詰屈折著爲

廷示戴尸首以寸者爲言寸度治法數之分示臣湯承制以郊事

惟尸稽於寸舍則法有分故爲尉示與寸尸

問故膠西相仲舒 故猶今言前某官也後漢書應劭傳故膠西相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

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此其一也今人言故則屬之死者矣凌云蔡

邕曰羣臣有所奏請尙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制書也古者上下

共稱之至秦天子獨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

以爲稱漢因而不改

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 凌云郊特性郊之用

曰辛之爲言自新絜也鄭元曰用辛日者爲禮三年喪不祭其先

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本者上有曰字

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

史記武帝紀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等議天地牲角繭栗凌云漢書顏注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宗廟之牛

栗凌云漢書顏注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宗廟之牛

握謂長不出膚賓客之牛尺皆角字與案漢魏本亦有此言

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引傳

秋漢世常有此例文十三年傳周公用白牡注白牡殷牲也於郊故謂之郊周禮鄭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也凌本作白牲

同帝牲在滌三月宣三年傳帝牲在於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帝皇天牲貴肥潔而不貪

上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其大也凌云郊特牲注犢者誠恐未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

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凌云孔疏小馬之駒小牛之犢周禮注養牛羊曰芻若犬豕則曰豢莫如令

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舊作白牲誤

今改正下同與案文十三年傳閩監毛本並作白牲惟唐石經作  
牡天啟本及漢魏本並作白牲下魯祭周公用白牡同凌本無湯  
字也

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

曰天啟本有

周天子用駢牝

文十

傳魯公用駢牝注駢牝赤脊周  
牲也○天啟本牝作剛下同

群公不毛

文十三年傳群公不  
毛注不毛不純色

周

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

之中

此與書金縢不合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則年在既冠後也  
五經異義引古文尚書說成王即位年十三新書修政篇則

云成王六歲即位然幼在襁褓見于禮記尚書大傳史記魯世家  
及蒙恬傳淮南要略訓後漢桓宥傳竇憲疏等書而漢武命畫周

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則其說由來已久成王所傳漢書有周  
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則其說由來已久成王所傳漢書有周

辨非負圖之說疑周成王母弟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  
非幼蓋成王居喪周公以冢宰聽政後人但問周公攝政遂誤以

成王為幼耳與案成王在襁褓又見賈誼保傳篇蓋指成王為太  
子時言之非即位時事諸家或因此致誤亦未可知至王莽居攝

自擬周公孺子嬰年在襁褓謂成王幼少自易傳會概以為劉歆

增竄或未必然續漢書輿服志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晏居故施袍晉書輿服志革帶古之鞶帶也謂之鞶革其有囊綬則以綴於革帶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綉綬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疑皆因襚祿二字傳會○官本及漢魏本立竝作幼

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

官本云他本誤作立

故

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

凌云大雅抑之詩言受人之德必有報

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

凌云文十

三年注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攷工記注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按周天子純赤魯公赤脊故不同也

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天啟本無

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

盧云祭郊疑倒

臣仲舒

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

天道

○盧云於天道三字舊脫以古文苑補輿案漢魏本亦有無下故字

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



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牝

玉

海九十二引牝作剛漢魏本同

周色上赤

漢魏本上作尚

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文十

三年注牲用騂尚赤也

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

此本作或以鶩當鳧鳧當鶩可用否故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又曰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可證此文之誤與案御覽九百一

十九引作張湯問仲舒曰

仲舒對曰

漢魏本句上有臣字

鶩非鳧鳧非鶩

也凌云爾雅舒鳧鶩舍人注鳧家鴨鶩野鴨也埤雅尸子曰野鴨

伏飛其翅嫩以射鳧雁給祭祀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

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

漢書郊祀志王莽時自天地六宗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以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

承大廟不亦不稱乎

凌云稱讀如稱物平施之稱

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

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

凌云漢置九卿

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  
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爲九卿也董仲舒傳朝廷如  
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獨斷臣愚陋曾不足以  
朝廷者不敢斥君故曰朝廷○天啟本無臣字

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凌云獨斷云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言昧死王莽盜位慕古法

去昧死曰稽首○昧死漢魏本作冒死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五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六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執贄第七十二

此篇不言士庶人之贄疑有缺  
文曲禮說苑白虎通並詳之

凡執贄天子用鳴

莊二十四年注凡贄天子用鬯說苑修文篇天

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

盧云鳴與鬯同凌云鳴鬯古今字

公侯用玉  
莊二十四年注諸侯

侯伯用圭子

卿用羔大夫用雁

白虎通瑞贄篇卿以羔爲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

不阿黨也大夫以雁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又朝聘篇卿執雁取其跪乳有

禮也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俶然有

行列之治

說苑修文篇大夫以雁爲贄雁者行列有長幼之序故大夫以爲贄莊二十四年注雁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

列儀禮士相見禮注雁取知時飛翔有行列詩王風將其來施施  
毛傳施施難進之貌釋名釋親屬叔亦倣也見嫂倣然卻退也倣  
與跟同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字林跟踏不進也惟有先後故大夫  
行列故若卻退而不敢競進○官本倣作淑云他本作倣

以為贊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

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白虎通衣裳篇

遜順也。御覽九百二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贊莊二十

食作飲凌本無於字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贊四年注

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白

虎通卿大夫贊古以鹿鹿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賢取其內謂得

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凌云譙周法訓

羊有跪乳之禮後漢書注韓詩內傳小者曰羔大者曰羊說文羊

祥也。盧云羔有角之上舊本有羔乃其類天者天之道任陽而

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而不任刑順天也凡二十七字係衍文又

後漢書章懷注所引類好仁者無好字殷之不諦作不嗥必跪而

受之無而受之三字案諦與啼同荀子禮論篇哭泣諦號揚倣注

引管子豕玉有似君子○黃氏日鈔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

人立而諦似下有乎字

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

朱子注論語云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詞此以如之何爲問人之詞與熟

審意亦相通陸賈新語辨惑篇引以爲指世亂言之別一義○凌本末作莫

故匿病者不得良醫蓋問

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

盧云四字疑與案有與友同言蓋問者之

病如此故聖人不與相親友也釋名釋言語友有也相保有也荀子大略篇友者所以相有也白虎通綱紀篇友者有也古者謂相親愛爲有左昭六年傳宋向戌謂華亥曰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汝何有注言人不能愛汝也又左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親友也宣十五年傳中國不救狄人不是以亡也與此不有字義正同

玉至清而不蔽其惡

莊二十四年注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天啟本清作親凌云清王本作新

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

荀子德行篇瑕適並見情也說苑修文篇圭者玉也有瑕於中必見於外凌云廣雅云瑕裂穢也鄭元曰瑕玉之病也

故君

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

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

禮記夫昔者君子比德如玉焉

溫潤而澤仁也。慎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說苑雜篇管子水地篇不般亦作不剛。初學記二十七引五經通義曰：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于智；銳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撓，有似于義；有瑕于內，必見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墜，有似于禮；白虎通瑞贊篇引禮王度記曰：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溼，堅而不斲，虛而不重，薄不撓，虛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堅而不斲，虛而不重，薄不撓，虛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過而不濡，過字無義，疑溫字作磨，與案荀子法行篇堅剛而不屈。管子水地篇夫玉堅而不蹙，義也。禮記聘義詩蔡風管子水地篇竝以溫說。玉下文視之如庸，謂溫展之如石。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三字疑衍文，或謂堅也。撓，即荀子法行篇所謂折而不撓也。漢書枚乘傳足可撓而絕，然則撓與折義亦相近。與案管子水地篇潔白如素而不受折，而不撓勇也。說苑修文篇薄而不撓，一作撓。潔白如素而不受污，注二十四年注潔白而不受。玉類備者，虛云備者疑當作備德。四年注有似乎。故公侯以爲贄，白虎通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備德之君子。

說苑修文篇諸侯以主爲贊主者玉也 暘有似於聖人者俞云聖人下當疊聖人一字下所說皆聖人之德也

至暘亦取百草之心始說暘之似聖人然則此當作聖人者明矣上文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亦疊長者二字正與此一

律 純仁瀉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擇疑積 發於事

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白虎通攷黜篇豔者芬香之至也又云芬香條豔以通神

靈孫詒讓曰陽當作暘與案此積字疑衍暘亦取百香之心獨末

之戴望云百香之心當作百草之香獨末之三字衍文孫詒讓云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顏注云百末百草華

之末也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繁露然則此云獨末之與百末之文正合顏謂事見繁露亦正指此非衍文明矣

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暘于天白虎通攷黜篇豔者以百草之香鬱金雞辟而合釀之成爲豔王度

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苞蘭士蕭庶人艾說文鬯以秬釀鬱草

芬芳攸服以降神也鬱下云一日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

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東漢引說文云鬱芳草也十

鬯酒以醴醴也○各本作暘天子盧云天子錢疑是于天之訛今



改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費而各以事上也通典七十

五杜佑說云天子無客禮亦有贊者明其事神祇之道故須贊觀

以表心故巡狩至於山川有所告之用鬯酒盛以大璋中璋觀

贊之意可以見其事莊二十四年注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于天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龍嵒嶺崔摧鬼罪巍盧云案說苑禱言篇作龍嵒嶺罪此疑

峻貌龍力孔切嵒音總南都賦注罪嶺山石罪嶺高而不平也嶺

魯偉切山貌俞云此本作山則龍嵒嶺罪說苑雜言篇作夫山嶺

從累罪卽本文可證也因傳寫之本不同或作龍嵒嶺崔鬼或作

龍嵒摧巍而後人誤合之於是作龍嵒摧鬼罪巍矣一聲之字不

應疊用其誤可知上林賦於是崇山嶺嶺龍嵒崔巍亦此文並

可爲證○天啟本摧鬼作鬼崔漢魏本作山則龍嵒嶺摧鬼崔罪

巍黃氏日鈔久不崩陲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盧云

與今本同

疑寶藏殖說苑雜言篇夫山龍從崇靠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行寶藏殖萬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官本云殖

他本誤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

浮灑盧云疑梓楫之誤與案淮南主術訓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

子在宥篇案浮灑無義疑亦接楫之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

說梓楫則與舟複矣○凌本誤作楫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

斧則斫折鑣則艾盧云折疑當作持凌云爾雅斫謂之生人立禽

獸伏死人入荀子堯問篇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

說苑臣術篇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多其功

則甘泉出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入焉多其功

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不言猶功多而不自以為德也荀子作

詩外傳說苑臣術篇竝作不言尚書大傳夫山草木生焉禽獸蕃

馬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為四方皆伐焉每無私子焉藝文類

聚北堂書鈔竝引墨子云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

萬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殖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吐生萬物而不私焉出雲導風天地以成國家以靈此仁者所以樂山

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

○官本云高他本誤作功

成其大無虧也

小其上泰其下

○凌云秦音大官本云上他本誤作正

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

獨處惟山之意

孫詒讓云意疑當作惠形近而誤

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凌云毛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

太師具俱瞻視也

水則源泉混混

○盧云古文苑作沚沚官本云沚沚他本誤作沚沚與案黃氏日鈔作沚沚說苑雜言篇

作泉源潰潰淮南原道訓混混滑滑濁而徐清凌本不提行

晝夜不竭既似力者

盧云說苑雜言篇凡既字

皆作

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

說苑作循理而行不遺小其間其似持平者與此微異循微赴下

不遺小間既似察者

荀子宥坐篇約微達似察○天啟本小間作小間凌本弱而微達似察

同誤韓詩外傳三及說苑並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

知者知字似未合荀子有生篇其萬折也必東似志家語三恕篇

其萬折必東似意亦當作志又說苑云淺者流行深障防山而

能清淨既似知命者○慮云說苑作障防而清古文苑山而作止

化者荀子宥坐篇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說苑雜言篇不清

善化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疑猶恐也列女傳貞順篇

此同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家語同懼亦疑也說

苑雜言篇作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文選謝靈運還舊園注引

繁露作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作旋亦通○外傳三物皆困

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天啟本困作咸得之而生失之而

死既似有德者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水大

孔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漢藝文志雜占有請雨止雨二十六卷未知何人所撰藝文類聚一百御覽三十五並引

神農求雨書是其來久矣同類相動篇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通典四十三引此篇作董仲舒春秋

春旱求雨

凌云春秋考異郵旱之爲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

令縣邑以水日禱社稷山川

家人祀戶

凌云通考後漢制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詣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長官以次行雩

禮論衡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於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其馨

香進旨酒嘉區區倦倦冀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月令注  
中霽禮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  
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  
徹之更陳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於祭宗廟之儀○天啟本作  
以水日令民禱社家人即民也不可民與家人並言又社稷山川縣  
通典增改所謂家人即民也不可民與家人並言又社稷山川縣  
令之所宜禱故定從通典與案藝文類聚一百御覽三十  
五引並作以水日令民禱社家人祠戶是唐宋本已如此無伐名  
**木無斬山林**凌云周禮注積石**暴巫**凌云檀弓吾欲暴巫而奚若  
亦覲天哀而雨之漢書郊祀志在男曰覲注暴之是虐之也巫能接神  
在女曰巫也○御覽三十五暴作曝字同**聚**庭○御覽三十五引  
文類聚一百引**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凌云三禮圖雩  
作厄今據改**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壇在已地封禪  
書爲壇開入通之鬼道索隱司馬彪續**方八尺植蒼繒八**凌云字  
帛總名禮說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其神其工祭之**  
以薦玉宋均注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

以生魚八予酒具清酒

凌云春秋元命包酒旗主上尊酒所以侑  
酒也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

春秋繁露義證

卷十六

六

乳以哺人禮運故元酒在室疏元酒謂水也以其色黑故謂之元而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元酒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三日清酒注云今中膊脯聲亡各切東方朔曰乾肉爲脯擇巫

之潔清辯利者以爲祝

度云羣經音辨祝祭主贊辭者也○盧云舊本作清潔辯言利辭者又考宋本作清

潔辨言又或作辨口與案天啟本無爲字凌云爲字據後漢禮儀志注補入

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

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

隋志梁有董仲舒請禱圖當卽此類祝曰昊天生五穀以

養人

○天啟本無生字王本同

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

○天啟本無實字

敬進清酒脯

脯○天啟本敬下有起字王本同

再拜請雨雨幸大澍

凌云自吳天至大澍

見春秋漢含滋說文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注藝文類聚一百引董仲舒曰廣陵女子諸巫無小大皆相聚其郭門外爲小壇以脯酒祭使移市而使門者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又令吏各往視其夫皆言利卽赴雨澍而止又曰江都相仲舒下內史承書從事其都間吏家在百里內皆令人故行書告縣遺妻視夫賜巫一月租使巫求雨復使巫相推擇潔淨易教者祭跪祝曰天





之溝凌云漢書顏注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鑿天取五蝦蟇凌

急就篇水蟲科斗蠃蝦蟇顏注蝦蟇一名蟄大腹而短腳錯置社

焦氏易林蝦蟇群聚從天請雨集聚應時轉雨得其所願錯置社

之中天啟本作錯置秘中通典作置社中藝文類聚置池方八

尺深一尺凌云孔安國曰停水曰置水蝦蟇通典無此五具清

酒脯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天啟本取三歲雄雞

與三歲豶豬天啟本無豶字凌云據禮志補豶字釋文音家方

豕而三毛叢居者從豕者聲豕而三毛叢居者從豕者聲皆燔之於四通神宇通典四下令

民闔邑里南門天啟本無民字通典民作人置水其外開邑里

北門天啟本無邑里二字凌具老豶豬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

市中亦置豶豬一天啟本一在聞鼓聲凌本聞下有皆燒豶

豬尾

○天啟本無殺字

取死人骨埋之

○通典無死字

開山澗積薪而燔之

藝文類聚

一百引神農求雨者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王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釐處闕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曝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御覽三十五亦引神農求雨書云春甲乙不雨東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老人舞之王癸黑雲興乃雨又曰北不雨命巫祝而曝之不雨禱山神積薪具擊鼓而焚之樂稽羅嘉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噪而燔之管子水出地而

不流者命之曰淵

○天啟本無之字凌云據禮志補

通道橋之

壅塞不行者決瀆之

疑當作決瀆之不行者通典無此六字

幸而得

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

凌云世本夙沙氏煮海爲鹽漢書顏注財纔古通用

字官本同云他本作報以豚一

以茅爲席毋斷

凌云南山經白菅爲席注菅茅屬也鄭注序官敷陳曰筵藉之曰席

夏求雨

凌云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

春秋繁露義證

卷十六

八

而已訖立秋雖早  
不得禱求雨也

### 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

禮先席於門之奧東

西設主於竈陞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一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說文周禮以竈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死爲竈神莊子云浩竈神也如美女衣赤雜五行志曰竈神名禪字子郭黃衣夜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兇惡市豬肝泥竈令婦孝○天啟本無縣字据禮志及藝文類聚一百引有縣字是唐本不誤盧云舊本與各書所引凡祀與祠並參雜不一今姑仍之下放此與案通典及御覽三十五引祀作祠藝文類聚與今本同天啟本祀作祝無舉土功更火浚井也音峻釋名井清曰泉通典竈下有神字

清潔者也世本伯夷作井○盧云火本

一作大輿案藝文類聚火作水疑是

辭斷未寫杵掘地爲曰雜記杵以梧注所以擣也漢書刑法志園圍街路注如澗曰術大道也一切經音義注蒼頡篇邑中道曰術道路也漢禮器制度釜受三斛或云五斛輿案暴釜何以於壇疑有誤字通典與今本同壇作壇藝文類聚引作曝釜箇杵曰于衛御覽三十五引作暴釜冑杵曰于術壇疑冑

之誤又衍上於字耳○凌云王本釜作金

七日爲四通之壇於

邑南門之外

○天啟本無之字  
凌云据禮志補

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

以赤雄雞七名酒具清酒脯脯

○藝文類聚無具字

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

陳祝如春辭

○盧云辭當依下文  
作祠通志無此字

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

○藝文類聚作長各七尺

居中央又爲小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

○天啟本長字在各上

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

凌云鄭注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

社而通之間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

具酒脯

○藝文類聚及天啟本竝無具字

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

據上下文祝齋下當

有三日

取三歲雄雞豶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

通典後漢

求雨閉諸陽衣阜興土龍立土人舞童二佾七日

一變如故事○天啟本無也字凌云据禮志補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

土為季夏故別舉其法

令縣邑十日壹徙市

藝文類聚季夏作

季春誤無十日二字天啟本凌本同今從盧本

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

通志漢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

家人祠中雷

凌云中雷禮記中雷之禮

設主於廟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中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

雷無舉土功

○天啟本舉作興凌本同

聚巫市傍為之結蓋

○藝文類聚無此四字傍天啟本作

傷疑傷之誤

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

○藝文類聚繒作幡其神后稷祭之

以母飴五

○盧云母飴舊脫今以劉昭注及通典增補凌本作母

昭注及通典增補與案通典注云母音

模禮謂之酒母飴音移周禮曰飴食

卒酒具清酒膊脯令各為

祝齋三日

盧云令各為三字疑衍與案通典有藝文類聚無

衣黃衣皆如春祠

○通典皆上有餘字

是藝文類聚祠作辭

以戊己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官

本云他本四作五輿秦通典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通典南方與今本同藝文類聚無四字

類聚作長各三丈五尺無下三字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

黃衣而舞之凌云鄭注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意林風俗通禮云十尺曰丈成人之長也夫者膚也

言其智膚敏宏教也故曰丈夫○藝文類聚丈夫作土姓天啟本無皆字類聚有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

黃衣而立之天啟本無老者二字通典無五人二字俞云聚珍本云他本無老者二字今以文義求之無此二字者是也

也據下文冬求雨用老者六人則季夏之月不得亦用老者一也且上文於春云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亦齋三

日服青衣而立之於夏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

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於秋云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

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於冬云老者六人皆

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是舞之者或

小童或壯者或鰥者或老者皆擇用民間之人而立之者或田嗇

夫或司空嗇夫或司馬或尉皆在官之人也此乃用丈夫五人舞

之老者五人立之於義不合二也然則此文宜如何曰此文直云

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所謂五人非如丈夫五人以數計

也五人乃當時有此名目其字本作伍漢酷吏尹賞傳乃部戶曹  
據史與鄉史亭長里正父老伍人是伍人與亭長里正同類此所  
衣黃衣而立之者卽其人也作五者古字通耳後人不達其義謂  
五人是以數計則五人之上不得無文臆加老者字而古制失矣  
輿案藝文類聚一百引亦作老者五人是唐本已如此

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

○天啟本社

下闕一字孫鑛

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

○天啟本蝦

上他皆如前

云宋本俱闕  
○盧云舊本此下有一段云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己不雨命爲  
黃龍又爲大龍壯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童舞之南方壯者  
西方沾人北方口人舞之共四十八字續漢志注無之此疑後人  
隨意附注不得以間雜本書其第十九日此書十九篇中之語也  
舊本曰作日亦說輿案天啟本有此四十八字西方沾人下注云  
未詳北方下注云疑少一字盧所見作空方格神農求雨書藝文  
類聚所載較

詳引見上

秋暴巫疋至九日

○天啟本無疋字

無舉火事

凌云漢昭帝紀夏

注臣瓚曰不得舉

無煎金器

○天啟本無

家人祠門

凌云中雷禮

火抑陽助陰也

無煎金器

無字凌本同

家人祠門

視門之禮北

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俎南又設盛於爲四

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少昊○盧云舊本

依通典改正官本作祭之以桐木魚九初學記二御覽十一並引

用桐木魚太云通典作少昊祭之以桐木魚九淮南子曰董仲舒請雨秋

他如春以庚辛曰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

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凌云鄭注金生

言九者亦舉其成數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官本云他

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祠官本作祀無壅水

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通典爲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



冥凌云五行記類項爲元冥御覽漢舊儀祠五祀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

正曰后土皆古聖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鄭注月令元冥少皞氏之子曰修曰熙爲水正祭之以黑狗子六牛

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

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天啟本無又字五字凌本無又字各長三丈於北

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凌云鄭注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皆

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

春○盧云趙疑皆字上脫方六尺深一尺他七字與案通典與今本同天啟本無皆字凌本同

四時皆以水日○天啟本無日字官本云通典下有日字凌本不提行爲龍必取潔土爲之

結蓋龍成而發之文選應休璉與岑文瑜書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注引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

朱絲約芻狗若用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犁土邱應龍處南極殺蚩

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早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  
今之土龍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論衡亂龍篇董仲舒申春秋  
之雩設土龍以招雨龍隕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  
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風雨自至又云仲舒覽見深  
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又死僞篇云董仲舒請雨之  
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願  
物之眞僞也又定賢篇云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  
又案書云孔子終論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必將有義未可  
怪也白孔六帖二初學記二引許慎淮南子注湯遭旱作土龍以  
象龍雲從龍故致雨也案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觀論衡是  
土龍漢時沿用此云爲龍象之而已非眞龍也程明道行狀云上  
元之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間命中使取二龍至  
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  
之使人不惑案遺書但言捕二龍持歸爲小兒玩之至死今浙江  
鄞天井山有五龍靈蹟有求于山者或得蛇或得蜥蜴或得蛙  
皆足以致雨往往而驗視經離騷始因土龍而傳會者與

時皆以庚子之日

○度本四時提行

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

丈夫欲藏匿

○盧云續漢志注作欲藏而居

女子欲和而樂

○凌云樂稽羅嘉凡求雨男女欲和而樂

盧云此下舊有神農書又曰開神山神間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爲其旱也二十三字案此段亦非本文今改作小字附注於此以備考神農書舊本脫農字今增早或一作

卑輿案天啟本有此二十三字早作卑

止雨第七十五

凌云西京雜記京都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禱祀如求雨法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

凌云玉篇說文曰瀆溝也一曰邑中溝

絕道蓋井禁

婦人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合史嗇夫三人

以上

凌本史作吏

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

人以上祝一人皆齋三日

○盧云自此三日以下一百八十字各本闕聚珍本從大典補凌云王本別以

第六王道篇年年之積至賢賢也春秋五十字錯簡於此今刪去重復與案天啟本皆齋下缺數行注云朱本闕文數行又有年年

之積云云至春秋五十字旁注云從宋本存之諸本闕下接恐傷五穀云云

各衣時衣

凌云春蒼夏黑赤秋黃冬黑

豚一

凌云方言豚豬子也

黍鹽美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

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嗟

○盧云本作諾字誤

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

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

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之常意在於利人

凌云生五穀以利人與案常意

二字

疑倒人願止雨敢告於社

祝祠與求雨大同郊祀篇所謂以人心庶天無尤也

鼓而無歌至

罷乃止凡止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也

開陽而閉陰闔水而開火

凌云漢書仲舒治國以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

以朱絲繫社十周

通典云成帝五年六月始

命諸官止雨朱繩乃繫社擊鼓攻之御覽五百二十六引漢舊儀

云五儀廷詩元年儒術奏施行董仲舒請雨事始令尙書丞相以

下求雨雪曝城南舞童女禱天神五帝五年衣赤衣赤幘三日罷

御覽六百八十七引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者赤幘由是言之知

不著冠之所服也

非原始○各本三日並作言盧云末七字有訛

脫孫詒讓云言當作三日二字下文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暉亦止是也今從之

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

武帝二十一年從建元元年起數之則元狩四年時仲舒免歸家居元鼎

以前紀元竝追稱故此不列年號耳

江都相仲舒告內史中尉

○盧云本作庚申朔說凌本不提行

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任昉物原云諸官稱史亦自伏犧置史官始中尉秦官掌徵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

陰雨太久  
○凌云以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

執金吾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離字疑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

咸遣婦歸○盧云舊脫歸字今補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詣井○天啟本詣作諸注云一作詣

蓋之勿令泄鼓用牲于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以與五穀不和敬進

肥牲以請社靈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

順於天天意常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牲於社皆壹以辛亥

之日書到卽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

凌云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皆有丞

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各城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

凌云百官公卿表十亭一鄉鄉有三

老有秩嗇夫嗇夫職聽訟收賦稅

至於社下舖而罷

凌云舖音通申時食也○官本云舖而他本誤作顛西

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暝亦止

盧云暝與晴同舊本作星說案仲舒本傳所著百二十三篇中有條

教一類此節殆其一也後人撮拾遺佚以類附此鄭康成注周官大祝引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讖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

卑侵尊亦不在此書中○官本天下有大字云他本無

###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爲人賜也

性與生同○盧云舊本人賜倒錢改與案黃氏日鈔

作天所以賜人宗廟上四時之所成

凌云禮鄭注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

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

盧云性疑當作至

於祭之而宜矣

於字疑誤宗廟

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

凌云桓四年注豆祭器名狀如燈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

十有二卿上大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二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加玉飾案御覽引禮圖豆

以木受四升餘并同夏上尊實秋上杝實

○凌云說文杝古簋字冬上敦實

三禮圖敦有足其形如今酒樽法案聶注舊圖敦受一斗二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白金孝經鉤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豆

實非也春之所始生也尊實禮也

戴校引錢大昕云尊當為簋周禮簋人四簋以禮為首尊酒器

不可以盛邊實隸書籒或省是因誤為尊耳孫詒讓云錢說是惟

高與尊形實不相近無由致誤竊謂尊當為算之史記汲鄭列傳云

云薦用玉豆雕筓鄭注云筓籒屬也以竹為之史記汲鄭列傳云

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集解引徐廣云算竹器筓从算得聲古字

通用筓禮上冠禮注云置竹器古文區也此以夏上算實配春

上豆實猶明堂位以雕筓配玉豆皆以筓當筓明其同物也算艸

書或作算程通作急是筓也與尊正相似因而致誤

夏之所受初也

桓七年麥魚始熟可禘故曰禘或杝實黍也

凌云說文杝引受長○盧云受初錢疑倒下同黍稷方器也

廣韻簠簋祭器受斗二升內圓外方曰簠考工疏祭宗廟用木簠 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

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禘

俞云此本作初受故曰禘即承夏之

所初受而言與始生故曰祠先成故曰嘗畢熟故曰蒸承上而言者一律因上文初受誤作受初於是此文亦作受初而今本作夏約者即受之誤受之與夏初之與約字形皆相似也 貴所受初也○天啟本作賈所初約先也凌本同案初字疑衍

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眾也

○凌本蒸作烝 奉四時所受

於天者而上之爲上祭

上祭疑四祭

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

則以祭況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

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

盧云錢疑是天賜新至

必先薦之

乃敢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

○天啟本敢作取凌本同

尊天美義也敬宗廟

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

○盧云舊本大禮也倒在此句下今移正

不多而欲潔清多上疑脫



一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躬親之

○天啟本躬作恭凌本同致其中心

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

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

尙書大傳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

哉可疑不誤之祭之爲言際也與○盧云與音餘舊本此祭然後能見

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盧云舊本作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

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官本云他本

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凌云特牲饋食注士職職褻時至事暇

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

以上算時至唯有喪故不祭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

攝者爲之不致肅敬于心與不祭之同○天啟本無下三字凌本

同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

漢云禮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也

故聖人於鬼

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

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

天

敗本毋作切蓋勿之誤文凌本恆作常

靜共爾位

凌云共韓詩作恭鄭元曰共古恭字

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

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

謂爲同

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

盧云有與又同欲人

省其意也而人尙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

盧云復與復同

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莊云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

可凡而皆削而不書春秋非紀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辭有衆辭衆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矣可殊異而不可殊也故曰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盧云末段多有賸句疑

後人所附益凌云孔子曰至者焉見春秋緯與案其辭下至未疑  
是他篇說春秋文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召陵之盟皆再書焉  
此書重之例也稷之會終之曰成宋亂澶淵之會終之曰宋災故  
尹氏立王子朝先之曰王室亂此辭複之例也僖四年傳師在召  
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注引孔子語釋之與此同疏云春  
秋說文蓋卽出此姚鼐公羊補注云孔子書重辭復之言蓋齊魯  
儒者傳之公羊家載之于注此眞聖人辭也非出春秋緯也漢人  
多習于公羊之說西漢之末作禮緯春秋緯者勦其說以爲書世  
乃以九錫及書之重等語皆謂何引緯書以說經則誣之甚矣案  
姚不知何引董語僖二十二年傳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知此  
是說春秋文其中必有美者焉或引作必有  
大美惡焉於義爲長見明劉永之復梁寅書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此篇多養生家言御覽七百二十四引  
神仙傳曰李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

見仲舒宿有固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並有用  
戊己之草后土脂黃精根獸沈肪先秀之根百卉華醱亥月  
上旬合煎銅鼎中童男沐浴潔靜調其湯火合藥成服如雞  
子三劑齒落更生服盡五劑命不復傾案此仲舒爲仲君之  
譌後人因董言養生而傳會之互見年表○張惠言云  
此下諸篇多錯簡缺誤就其明者正之餘不敢強說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

莊子讓王篇道之真以治身

天有兩和以成二

中

黃震云兩和謂中春中秋兪云兩和謂春分秋分二

中謂冬至夏至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

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

是下當有故字

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

於上

疑當作而物始養於上

其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

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

聖人之道以中和爲則故取春秋而

不取

然則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爲也

惡讀曰烏在字句絕下疑更有在字

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

官本故下有和字云他本無

東方和

生北方之所起

天啟本無生字起下缺一字官本有前字云他本無

西方和成南方之所

養長

兪云長字衍下同各本西方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

上行而字今據上文及兪說刪

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

春秋繁露義證

卷十六

七

也中者天地之所終始也

○官本云他本無始字

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

凌云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疏言人君所能致極中庸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得其生育焉

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

美下疑奪一字聖

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與是故

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

無言

天閔程子云今人不怠情放肆必太嚴厲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男女之法法陰與陽

白虎通紀綱篇夫婦

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漢含葶云水火交感陰陽以設夫婦象也又嫁娶篇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又引春秋

穀梁傳曰男子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御覽五十八引春秋元命包水之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

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

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

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

壹俱盛終歲而乃再合

錢云一歲再合則十月當作六月○天啟本無壹字

天地久節以此

爲常久疑

是故先法之內矣

句疑有脫誤

養身以至使男子不堅壯不

家室

謂壯而後有家室白虎通嫁娶篇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

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

陰不極盛不相接

官本云他本極盛作盛極

是故

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壯而後

施精故其精固

上精字疑衍天道施地道化施與化對文○凌本天氣作天地非

地氣盛牝而後

化故其化良

凌云大戴禮記故男以八月生齒八歲而毀一陰一月生齒七歲而毀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

○官本云牝他本作托輿案天啟本不誤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

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

後爲寒則凝冰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

凌云漢書顏注凝堅冰也尸子曰寒凝冰裂地釋名

熱蒸也如火所燒蒸也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淮南子詮言訓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陽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

氣之精至於是

句故天地之化

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

氣收而百物皆藏

凌云越絕書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

氣避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莖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爲

不行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

盧云而字疑衍

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

至也

○盧云舊脫也字趙增

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

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

論衡自然篇儒者說夫婦

之道取法于天地

天地之經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

○各本至上有生字愈云即至字之

誤衍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六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業字疑誤

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文子曰古之爲道者養以和持以適嵇康養生論守之以

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又云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和者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

天之正也盧云趙疑天下當有地字陰陽之平也官本云其氣

最良物之所生也凌云淮南子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

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沈積陽則

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天地之奉也天

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

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

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



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

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

隆猶極也

也兼和與不和

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爲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

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

節下者字疑緣上下文衍

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

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

美上疑有莫字

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

行必終禮而心自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

終禮疑當作中禮案西漢時未尊孟子而董引

孟子說凡再見其他義與之相合者亦多是自漢以後孔孟之

隆胥由董子矣○盧云自舊本作目說與案天啟本自字不誤

公孫之養氣曰裏藏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

凌云裏藏謂藏府也盧本刪公

孫之養氣曰裏藏八字云衍文天啟本及凌本並有天啟本裏藏

下注云三字未詳孫詒讓云下文皆公孫尼子文御覽四百六十

七引公孫尼子曰君子怒則自說以和喜則收之以正與此正同  
養氣蓋卽其篇名盧剛大繆與案孫說是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見  
藝文志注云七十子之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歆謂縮  
衣公孫尼子所作蓋亦大師論衡本性篇惟世碩公孫尼子之徒  
頗得其正世碩以人性有善有惡公孫當亦近之董子言性殆本  
公孫此復引其文蓋在師承之列矣又北堂書鈔引公孫尼子云  
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聖人爲火食號燧人飲食以通血氣文  
選沈休文三月三日詩注引公孫尼子云眾人役物而忘情御覽  
二十一及七百二十四引公孫尼子孔子有熱勝則氣口寒勝則  
疾云云引見蓋皆養生家言殆有道者與熱勝則氣口寒勝則  
氣口盧云舊本熱勝則氣寒下有校語云此下疑少五字今秦勞  
則氣不入秦佚則氣宛至盧云宛讀爲鬱下同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  
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  
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  
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以上引公孫書畢淮南原道訓夫喜怒者  
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

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瘡驚怖爲  
狂憂悲多悲病乃積成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  
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  
不與物散粹之至也程子云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  
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梵獨聖人未  
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  
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

夫中和之不可不反如此

○虛云

其節則謂之和與此可參證

反舊本作不可反

○虛云氣則二字本

今從趙增一不字

故君子道至氣則華而上

○虛云氣則二字本

敗本作而字注云一作

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爲而氣不隨也

氣則句中疑尙有誤字

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

道者謂修養生之道

何天啟本作心

者下同古自有此稱猶世俗之人稱俗者也觀球野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

淨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

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

凌云相鶴經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生大壽不可量初學記引繁露作鶴

知夜半鶴所以壽是故食冰俞云凌柱以是故食冰四字屬下爲

者無死氣於中也義非也鶴無食冰之說於義無取且

鶴文之所以壽者義非也鶴無食冰之說於義無取且

兩文亦相對則食冰自屬鶴也董子原文疑作是故食不冰冰者

疑之正字說文於冰篆下出重文疑曰俗冰從疑是也食不凝謂

所食不凝滯也蓋中無宛氣故食不凝滯此鶴之所以壽也相鶴

經謂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是矣淺人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

末是故氣四越越猶散也謂流而不滯國語周語氣不沈滯而亦

出於口則越而散矣知越散義同御覽九百十引繁露曰暖似

猴大而黑長前臂所以壽者好引其氣也初學記二十九引同惟

所以壽者天氣常下施於地官本云下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

莊子大宗師篇真人之息以踵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下疑有

苟不治雖滿不虛盧云案此七字疑有誤或是故君子養而和之

節而法之去其羣法疑治羣泰即上泰勞取其眾和高臺多陽

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聖人弗爲適中而已矣

呂覽孟春紀室人多陰臺

高多陽多陰則蹶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藝文類聚六一引董生書詩名物疏引董子說云禮天子之宮右清廟左涼室前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陽廣室多陰故室適形而止○各本脫聖字據御覽百七十四引補盧

云中舊本

作之誤 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

淮南天文訓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

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寸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說文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論衡氣壽篇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姬爲丈人 宮者中

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

淮南原道訓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亦見五行

對篇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尙甘聲皆尙和處其

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

漸猶浸潤也天地陰陽篇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

也 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

辨治也人之所以自治與天地之道

相通故法天者法人之所以自治而已人之自治莫實於氣故云一氣之辨其要亦曰中和而已矣天之道嚮秋冬

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內

富爲殺止殺去聲謂自霜降始逆女及冰泮而殺止也霜降九月

冰泮二月也故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荀子大略篇霜降逆女

冰泮殺內內亦止之誤通賦內注殺滅也內爲妾御也據誤文

爲說家語本命解霜降而婦功成嫁媼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

禮而殺于此通典五十九注引董仲舒書云聖人以男女當天地

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是故古之

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初學記注引董

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爲陰氣結向春

夏爲陰氣去故曰霜降逆女冰泮而殺止詩東門之楊正義引董

仲舒與初學記大同亦作殺止是唐本尚不誤召南標梅及東門

之楊正義周禮媒氏疏載王肅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元脫盧云

論引荀子韓詩傳亦作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元脫盧云

遠上疑亦當有俱字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嫁娶必以春

者春天地交通陰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漢藝文

陽相接之時也志房中

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人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  
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盧云游上  
當有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井以盛通即前所云極盛  
謹字無義疑當作弃天弃與并字相似傳寫又誤倒耳下文曰不與陰  
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井夫不顧天數  
正弃天之謂可知其誤矣與案并即屏字言爲天所屏不與陰陽  
棄句例與莊子天刑天放同○官本云傷他本誤作僮不與陰陽  
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井君子治身不敢

違天是故新牡十日而一遊於房

錢云十日亦當作六日與案十  
字是荀子大略篇十日一御與

此合中年者倍新牡日

二十

始衰者倍中年

四十

中衰者倍始衰

八十

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

十月白虎通五行篇年六十閉房何法  
六月陽氣衰也嫁娶篇男子六十閉房

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  
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  
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日本丹陵康賴所撰醫心方廿八引玉  
房秘訣云年廿常二日一施卅三日一施冊四日一施五十五日

施年過六十以去勿復施焉與此略異然六十後閉房則同以  
白虎通推之婦人過五十不御是故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  
而嫁以十年為差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略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

極盛不相遇

醫心方引洞玄子云男年倍女損女女年倍男損男

疏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

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

食盡尙猶有閒

句

氣盡而立終

盧云間疑闕之誤與案閒字不誤言衣食盡尙可云救視氣盡猶有

閒也莊子天地篇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此二字所本○原氣下無盡字錢云氣下當脫盡字今補

故養生

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

天道施篇

云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說文意志也从心音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

淮南原道訓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精神訓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實也司馬

遷傳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故君



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神

○官本云靜他本作淨下同

靜神以養氣

云養本一作愛

氣多而治則養身之大者得矣

○官本云他本身作人

古之道士有

言曰

漢藝文志道家有道士言蓋其類

將欲無陵固守一德

此言神無離形

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

王應麟云老子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董子此文數語亦有得于此和樂

者生之外泰也

○盧云和舊本作知誤

精神者生之內充也

凌云白虎通精

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也

外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乎忿

恤憂恨者生之傷也

○官本云他本恤憂作憂恤凌云也王本誤作亡

和說勸善者生之

養也

勸善疑歡喜之誤

君子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嚮榮氣意和

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

○各本下按此物獨生至末盧本接

是故男女體其盛至末盧云此下舊本衍故天下之君五字又誤出下卷天地之行篇中語此物獨死至大可見矣九十七字今改

歸下篇張惠言云此下當接下篇是故春至是故春襲葛夏居密

群物皆生而止再接此物獨死至末今從之

是故春襲葛夏居密

陰秋避殺風冬避重潔就其和也

盧云潔疑是溼愈云潔當爲沛

承皆以濕爲燥溼之溼然則此言重潔卽重濕也以潔爲溼猶經

傳之以濕爲溼矣李翕折里橋鄰閭頌釋散關之嶮潔潔卽溼也

與此正同說詳王

氏念孫漢隸拾遺衣欲常漂

盧云漂當與漂同輕也或又疑是

欲常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

居多二字疑衍御覽二十一

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春居葛籠夏居密陽

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饑飲酒不勤醫曰是良藥也七百二十四

引同饋作遺

○凡天地之物乘於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

之變是也

凌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

改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

淮南地形訓故禾春生秋死注禾

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

者木春木王而生秋木王而死

生於金者至火而死

淮南地形訓麥秋生夏死注  
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

春之所生而不

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

所勝有所不勝

句

之理不可不察也

之猶此

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

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

其所宜也故薺以冬美而茶以夏成

白虎通入風篇昌益風至生  
薺麥西京雜記載仲舒雨電

對云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陽氣之極耳薺麥枯  
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陰氣之極耳薺

麥始生由陽升也淮南子薺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多也韓愈  
猗蘭操雪霜貿薺麥之茂傅元董逃行慝九秋篇薺與麥兮夏

零蘭桂踐霜逾馨蓋薺麥夏零而冬美也通志昆蟲草木略云薺  
之菜甚小白生園圃其實曰薺爾雅云薺薺實詩云其甘如薺謂

此菜之美也○茶盧本作芥王本作芬凌云皆誤當作茶爾雅茶  
苦菜月令孟春云苦菜秀易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于寒經冬歷

春得夏乃成故知茶字爲是且與薺連文詩曰誰謂茶  
苦其甘如薺作芥作芬皆無據也今從凌本改下同此可以見

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

也凌云爾雅薺薺實詩其甘如薺淮南地形訓薺冬生仲夏死注薺水也冬水王而生土王而死廣韻甘菜金匱玉衡經冬至陽

氣在子萬物蟄藏薺麥之類得冬始生皆非正氣○御覽九百八十而美作故美 薺之爲言濟與濟大小

也○御覽九百八十引作薺 夏火氣也茶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

者苦勝暑也淮南時則訓孟夏其味苦高注火味苦也白虎通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

須苦可天無所言而意以物以物示意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

深察之是天之所以告人也○盧云舊本作是天所告人故薺成

告之甘茶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成字疑當是以至薺

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茶成就也成就猶成熟也字疑誤天所獨代之

成者君子獨代之○盧云所獨舊本倒誤又是冬夏之所宜也春

秋雜物其和

物疑食之誤上文所云同時美者雜食之也

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

地之美四時和矣

孫詒讓云當當作常

凡擇味之大體各因其時之所美而

遠天不遠矣

盧云舊本各因二字誤作冬字之所倒作所之今皆改正

是故當百物大生之

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

各本自是故春襲葛至羣物皆生而誤在下篇天地之行美也下此物上衍

故天下之君五字今依凌本從張說移正刪故天下之君五字

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

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

物獨生

俞云如卽而字惟其文傳寫錯誤今正之曰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

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

○官本云如他本誤作知如而通其可

食者益食之天爲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

益疑作並天啓

州華之間故生宿麥中歲而熟之

凌云漢書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

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宿麥漢武紀遺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  
麥顏注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曰宿麥紀勝之書凡田六道種麥  
爲首子欲富黃金覆謂曳柴壅麥根也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  
宿麥陶隱居云麥有大小穠穠卽宿麥○盧云州華之間四字疑  
誤官本云中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盧本自是故  
他本作正

在下是故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

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過凌本作失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各本性下

今從凌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

地泰○凌本得上有大字下句同官本云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

長○官本得上有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

由受於天也○天啟本是大字云他本無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末之大

卒而必讎於此莫之得離○孫詒讓云未之疑當作末也大卒疑作

之釋文云故壽之爲言猶讎也

盧云讎與酬售並同詩無言不讎

率或作卒故壽之爲言猶讎也

箋云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爾雅釋詁云匹也說文云讎也義亦皆同凌云漢書律麻志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注鄭德云相應曰讎

天下之人雖眾不得不各讎其所生而壽夭於其所自行

○盧云舊本作

壽天與其所以日誤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讎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

壽亦讎於不久久與不久之情各讎其生平之所行

○官本云他本脫與不久

三今如後至不可得勝

如而同疑文尚有奪誤

故曰壽者讎也然則人之所

自行乃與其壽天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自

端字疑誤

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

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

其短益夫損益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

○官本云夫他本誤作失與案天啟本損益作損天

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立哉

○官本云立他本作  
哀案當作豈不哀哉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六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七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天地之行美也

○盧本下接是故春襲葛至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一段盧云天地之美下文具言之

然此處或尚有脫字錢云首一條乃養生家言後一條言君臣之道似非一篇之文張惠言云此下當接是以天高至伏節死義再接難不惜其命至臣之功也此篇文止此代四時也是如天之爲篇文與案張校是今從凌本移正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

○天啟本是以云云至下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星而近

至精

近至精無義疑有誤下同立元神篇天積眾精以考陰陽而自剛下云近至精所以爲剛也近至或積眾之誤

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

神也見其光所以爲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爲剛

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爲人君者其法取象

於天○官本云取他本誤最案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爲仁也盧云

二字之間有脫文少所以爲尊也一句與案離合根篇云任羣賢

以爲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爲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

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

以爲剛也考實事功○凌本作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

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爲萬物主君執其常爲一

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

堅則邪臣亂其官困學記聞九引漢書丁鴻日食封事云天不可

則宰牧縱橫星亂則亡其大臣亂則亡其君故爲天者務剛其氣

爲君者務堅其政

後漢書黃瓊傳堅作疆

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其位而

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

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爲忠也著其

情所以爲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終也

官本云死他本作形

獻其生所以助

明也成其事所以助化也

盧云化舊本誤作位今據下文改正

歸其功所以致義

也爲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

供設飲食候視疾疾所以致養也

天啟本疾作疾

委身致命事無專制

所以爲忠也

易緯乾鑿度上者專制下者順從盧云爲忠舊本亦作致養誤今改正

竭愚寫情不飾

其過所以爲信也

盧云爲信舊本作爲忠亦誤今據上文改正

伏節死難不惜其命所

以救窮也

事之不濟以死繼之所以救人事之窮○伏節死下天啟本接義代四時也云云至況穢人乎凌本死下有義

字

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助明也

○天啟本無助字

受命宣恩輔成君

子所以助化也

疑誤子字

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

其理爲萬物母臣明其職爲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

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其枝

葉

○天啟本無其字

君危則亡其國故爲地者務暴其形爲臣者務著其

情

義亦見離合根諸篇○盧云自難不惜其起至此共百二十四字舊本誤在前羣物皆生而之下一國之君之上今案文義移

正

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

禮緇衣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漢武元狩元年詔君者心也民猶支體

支體傷則心憊但○天啟本不提行接務著其情下今從凌本敘次從盧本提行

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

胸至貴無與敵若心之神無與雙也

稽康養生論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官本云敵

他本誤

其官人上士

上與

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

也任羣臣無所親

因材器使無所偏愛

若四肢之各有職也

○盧云有職本或作一職內

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

書洛誥亂爲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顏

注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大戴禮千乘篇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于四體王莽爲漢設四輔官自爲太傅幹四輔之事叔鯁孔

尚書大傳之四隣卽此書洛誥疏云周公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

輔據此以肝肺脾腎爲喻是董主四人分設也王應麟小學紺珠

三云四佐脾腎肝肺注云周禮心有四佐佐輔同義凌云春秋元

命包目者肝之使肝者目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

之精制割立獸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成于五故人

心長五寸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

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脾之

爲言附著也如龍蟠虎伏合附著也

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

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爲

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

凌云素問云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

肺生皮毛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用高誘曰腠理肌脈也

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氣和平

形體無所苦也

○盧云血氣上舊衍流字今刪

無爲致太平若神氣自通於淵也

○盧云自通上舊衍無字今刪

致黃龍鳳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

凌云詩舍神靈曰太

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成仙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玉符經欲清淨潔白致其芝英當得芝英玉女圖玉厥通政經芝英者王者親延耆老有道則生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

神下常有而字

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

不聰明而手足爲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爲之

喪

○盧云舊本脫爲字趙增

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

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

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

○天啟本  
罰作伐

又可以見德生於

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達者以此見之矣

○盧云達舊本作  
起誤錢據大典改

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

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

以立其威

錢云政當作正劉  
逢祿云政與正通

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



之聖人爲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

凌云五經通義曰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當水宿宿外遠人故寒東井火宿宿內近人故暑

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

直與值同

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

此間似有脫文

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

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

此間脫二字盧凌本作二口

以是非正理以衰

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

其時已故曰聖人配天

義互見四時之副諸篇○盧云舊本已字上有而字大典無

### 如天之爲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

盧云上字疑衍與案黃氏日鈔引有

在人者爲好惡喜怒

在天者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

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

條條行貌

荀子儒效篇脩脩兮其統類之行也彼脩脩即此條條古書脩條多通作又見奉本篇

夫喜怒哀樂之止動

也此天之所爲人性命者

止動謂或止或動天之爲人性命語又見竹林篇

臨其時而欲

發其應亦天應也

○盧云臨其時下舊本衍致上二字今刪

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

欲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

實逆於天地之經

言因順四時之名留德不發而必待春夏留刑不用而必待秋冬實逆天地之經也

在人

春秋繁露義證

卷十七

五

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

○盧云此下舊注一脫字案天啟本天行穀朽寅而秋生麥告除

脫作大字凌云脫字是校者所注穢而繼乏也淮南地形訓禾春生秋死麥秋生夏死鹽鐵論論菑

穀朽寅凌云月令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疏所以成功繼

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六字疑有有害功

也除而殺殛者疑作有害功者除而殺殛之○凌云行急皆不待

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治上當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

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

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凌

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

力

○凌本作力去之

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時有殺也

○盧云天地下之字疑衍官本云地他本作子

與案地字當衍

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

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

其中

○盧云舊天字文不重錢云當有

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

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義待四時也

○非殺物之義天啟本作非殺之任擬下接神明亂世云

云凌本作非殺物之任擬下接代四時也云云張惠言云此下當接上天地之行篇代四時也至末案盧本與張說合今從之待天啟本作代凌本同注引鷓冠子注太公調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顏延年曰一寒一暑一往一復爲代去者爲謝爲證與案作待是上云待春夏待秋冬云必待四時皆其義但句中尙疑有奪誤以文求之當云非殺物生物之必待四時也義蓋必之誤或云當作非生殺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畱當行之理之任句擬待四時也亦通

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非其中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

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時

而欲出也

○官本云出他本誤作忠

皆天氣之然也

然上疑脫自字

其宜直行而無鬱

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

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主

一日萬機刑賞迭施隨感而應志意

遷易不知其數四下似當有者字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

欲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況穢人乎

疑當作況民穢乎國語魯語武

王除民之穢○盧云案自義待四時也至此共百四

十字舊本在前天地之行篇伏節死下誤今移正

十字舊本在前天地之行篇伏節死下誤今移正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

凡物必有大必非天不生必有參贊非人不成故數始于天而畢于人循天之道篇人者天之繼也說文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土一之與十遞相終始必盡人以合天也十端亦見官制象天篇

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聖

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

俞云聖衍字此明人貴於物之義上文曰天地陰陽木火土金

水九與人而十是起於天畢於人也此人之所

以貴也但言人貴非言聖人貴聖字衍明矣畢之外謂之物物

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

俞云投字無義疑數字之誤

以此見人之超然萬

物之上而最爲天下貴也

列子榮啟期曰天地萬物唯人爲貴人

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

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

基義篇云聖人之道行諸天地蕩諸四海

物之難知者若神不

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

孫詒讓云此蓋言投物於

不騰相助當作而不能相動與下

投淖相動而近

淖云淖一切經音義收孝反蒼

頡篇云深泥也字林云濡甚曰淖亦溺也溼也

投水相動而愈遠由此觀之

○天啟本注云由一作猶

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

○凌本愈竝作途

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

而人主以眾動之無已時

有誤

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

化相殺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

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僻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

○盧云僻舊本作癖誤

氣生災害起

○盧云氣上疑脫一字

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

海功過神明

○張惠言云功過下當接上篇錯簡神明亂世至末案各本下接名者所以別物也至復而不厭者道也

一段今依凌本從張說移入下篇末

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成敗

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爲故爲惡愆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

疑句

有誤○盧本任擬神明云云至此在上篇自爲一段云首尾皆有闕文且似天地篇中語

天地之間有陰陽之

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

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

離附也論衡變虛篇說災

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其無聞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

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

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也凌云羣經音辨殺相雜錯也○天啟本殺下有饒字故人氣調和

而天地之化美殺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味字疑誤盧云此易下趙疑當有見字

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氣○官本云氣他本作易邪正之

風是殺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反殺化與運連也○盧本天地之間至此在

上篇自爲一段錢云後篇大意言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則此節應入後篇四海之內云云適合與案此篇今並依凌本從張

讀移正官本云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盧云舊本此下空四字然此處文亦疑有

脫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謀斯詩大明詩攷云謀韓

作枕後漢書胡廣傳續漢書律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

志論潛夫論卜列篇並與此同



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

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

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仁其道也義○仁各本作入錢云入當是仁蓋仁字誤作人又轉誤作

入也與案錢說是爲人者天篇云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今從凌本改爲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

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

陽此之謂能配天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

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

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間蕩四海之內○自神明亂世之所起至蕩字止天啟本

虛本並在上如天之爲篇天啟本蕩下有一闕字虛云以下文脫此段亦似天地陰陽篇中語凌云原注闕張惠言云此下仍接下

篇末段四海之內至末以蕩殺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四海之內五字爲句今從之

既曰王者參天地矣

禮經解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中庸

之參也萬物之總也

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

之治則以正氣殺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殺天地之化

○盧云此下舊有亂

則二字係衍文

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

之上疑有

無可疑者矣

###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人道義

大戴禮天圖篇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潛夫論本訓篇天道曰

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爲

聖人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

○官本云而得一而應

萬類之治也

類猶統類也荀子儒效篇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眾而搏若一人又云以淺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萬苟

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

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態又云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不至則知不能類也是雅儒者也王制篇以類

行雜以一行萬並與此類字義同淮南做真訓夫道有經紀條貫

得一之道連于枝萬葉輿案聖人之智足以貫統類而不差忒故

得一物之情而萬物可治所謂正其理則萬事一也下此固不能

無扞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莊子人間世

格矣簡其將畢利者盜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史記孟荀列傳利誠亂

也必鉅本誤作夫受亂之始動盜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知治之語

道下同正其本民氣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

常求其靜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體情二字最

學者不知此義遂有以禮度爲束縛而迫性命之情者矣禮經解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管子心術篇禮者因

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

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藝文類

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四並引董生書曰理者天所爲也文者

人所爲謂之禮禮者因人情以爲節文以救其亂也夫隄者水之

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也疑是此處脫文○盧

云夫一作故輿案官本作故注云他本故誤作夫天啟本夫作無

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

行正道非奪之情也○官本云情他本誤作精所以安其情也色聲味皆情也道之以正所以

安之不奪其情而使之束縛拘苦無泰然之樂變謂之情雖持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

持疑作特人生有食色嗜欲則變而之情矣然未變變之變謂之

始不根于性雖特異之物亦莫不然故性爲內變變之變謂之

外○盧云變變本或作變故雖以情然不爲性說變情之變則物也雖由情遷已

失其本性故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外物重而我爲役則我爲物動矣此

云不爲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則我爲物動矣此

性與神之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物之感人由于至微漸移漸積

不能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乃至汨沒而不可反故君子慎

微孟子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樂記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

若性大戴禮孔子少成若性習慣之爲常荀子儒效篇習俗移志  
安久移質又荀子解蔽篇心亦如是矣故道之以理養之以清物  
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純知輕  
心內傾不足以決庶理○盧云舊本察字上脫不字今補純知輕

**思則慮達**

思不過節故曰輕思節欲順行則倫得以諫爭侖靜爲

**宅**

盧云侖與嫻同質子傳以禮義爲道則文德得與案疑作以禮

義道德

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

淮南齊俗訓人性欲平嗜欲害

道訓云達于道外與物化而內不失

躬寬無爭而不以與俗推子

其情盧云變字上下似尙有一字

心術篇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世不亡與物變而不化

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又內業篇云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

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眾強弗能入**衆物雖強不能**蝸蝻濁穢之**

後能定盧云以字疑衍**眾強弗能入**衆物雖強不能**蝸蝻濁穢之**

中凌云爾雅釋蟲孫注宮中小蟬也舍人云方語不同三輔以西  
日蠅淮南子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蝮文心雕龍蟬蝮穢濁之  
中史記正義蝮音稅去皮也**含得命施之理**雖在濁穢之中而常含存其天理  
音稅去皮也

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管子心術篇聖人裁物不爲物使荀子儒效篇聖人

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

名者所以別物也

管子心術篇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凌本不提行

親者重疏者輕尊

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略

莊云春秋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詳大略小詳變略常

略正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

情實也雖加文辭而不隱其實所謂文子而實不子也紀實而不遺

其文所謂定哀多微詞不書昭公取同姓而書孟子卒之類是也

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而

不亂名之義也

○天啟本注云貫一作道錢云古今通貫下當接前任擬神明一段其而不亂以下至復而不厭者

道也並非此篇文與案錢男女猶道也

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故道不外陰

陽人生別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

人之生一瞑耳聖人別爲禮義以教之因禮義而生

名號凡以治人事也

然其本則原於天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

異可以知禮之說矣

張惠言云此說禮以發明人道義之意

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

善者不能無惡好惡不能堅守故有人道

好惡任情則有流爭之失故明人道制禮義以

之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生聖人

因其象而命之

先有物而後有名名不先物作也既因眾象而命以名然後整齊參伍以義相從是故先物而後象

先象而後名先名而後義管子心術篇凡

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

也當夫未有名之先牛可以爲馬犬可以爲羊及夫因象命名則皆以義相從如犬性獨則獨從犬羊性羣則羣從羊不可易矣

或疑可易上當有不字亦通

故正名以名義也

○天啟本作明義凌本同

物也者洪名也皆

名也而物有私名此物也非夫物

洪名猶荀子正名篇之大其名故亦曰皆名皆名猶通名賈子

先醒篇此博號也博號亦猶洪名私名猶正名篇之大別名故曰此物非夫物物爲洪名通言之皆物也自其別言之則有動植飛

潛之異又有黑白色類之分此物不可混於彼物矣孫詒讓云墨子經上篇名達類私說云名物達也命之藏私也是名也止於是

物也與此私名義同。○私各本作和今從孫校正古書和私二字  
多相亂國語魯語和爲每懷韋注後鄭司農云和當爲私管子法  
禁篇修上下之交以私親於民墨子非儒篇爲欲厚所至私輕所  
至重荀子正名篇其爲天下多其私樂少矣各本私皆誤作和是  
其證夫各本作失張惠言云當作夫猶彼也今亦據改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  
易者德也易讀狂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後云道生天地之  
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對策臣聞夫樂而不亂  
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顏注復謂反復行之也○此段元在天地陰  
陽篇功過下張惠言云當在聖人之心也下爲篇末  
今從凌本移然疑是深察名號篇中文因提行別出



